



曹文轩

小说阅读与鉴赏

GAO WENXUAN  
XIAOSHU YUEDU YU JIANSHANG



曹文轩 著  
安武林 评

# 水薄荷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曹文轩



小说阅读与鉴赏  
CAO WENXUAN  
XIAOSHUO YUEDU YU JIANSHANG

# 水薄荷

曹文轩 著  
安武林 评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薄荷 / 曹文轩著 ; 安武林评. — 北京 :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 6

(曹文轩小说阅读与鉴赏)

ISBN 978 - 7 - 5301 - 3965 - 3

I. ①水… II. ①曹… ②安… III. ①儿童文学—小说—文学欣赏—中国—当代 IV. ①I20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0256 号

曹文轩小说阅读与鉴赏

水薄荷

SHUI BOHE

曹文轩 著 安武林 评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 : [www.bph.com.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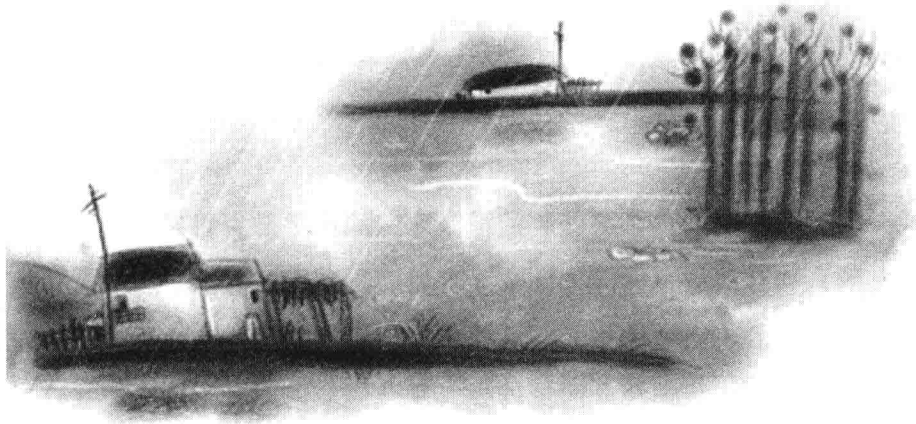
890 毫米 × 1280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140 千字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6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1 - 3965 - 3

定价: 18.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 因水而生

曹文轩

我的空间里到处流淌着水，我的作品因水而生。

“我家住在一条大河边。”这是我最喜欢的情景，我竟然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写过这个迷人的句子。那时，我就进入了水的世界。一条大河，一条烟雨蒙蒙的大河，在漂动着。流水汨汨，我的笔下也在流水汨汨。

我的父亲做了几十年的小学校长，他的工作是不停地调动的，我们的家是随他而迁移的，但不管迁移之何处，家永远傍水而立，因为，在那个地区，河流是无法回避的，大河小河，交叉成网，那儿叫水网地区。那里人家，都是住在水边上，所有的村子也都是建在水边上，不是村前有大河，就是村后有大河，要不就是一条大河从村子中间流过，四周都是河的村子也不在少数。开门见水，满眼是水，到了雨季，常常是白水茫茫。那里的人与水朝夕相处，许多故事发生在水边、水上，那里的文化是浸泡在水

中的。可惜的是，这些年河道淤塞，流水不旺，许多儿时的大河因河坡下滑无人问津而开始变得狭窄，一些过去很有味道的小河被填平成路或是成了房基或是田地，水面在极度萎缩。我很怀念河流处处、水色四季的时代。

首先，水是流动的。你看着它，会有一种生命感。那时的河流，在你的眼中是大地上枝枝杈杈的血脉，流水之音，就是你在深夜之时所听到的脉搏之声。河流给人一种生气与神气，你会从河流这里得启示。流动在形态上也是让人感到愉悦的。这种形态应是其他许多事物或行为的形态，比如写作——写作时我常要想到水——水流动的样子，文字是水，小说是河，文字在流动，那时的感觉是一种非常惬意的感觉。水的流动还是神秘的，因为，你不清楚它流向何方，白天黑夜，它都在流动，流动就是一切。你望着它，无法不产生遐想。水培养了我日后写作所需要的想象力。回想起来，小时我的一个基本姿态就是坐在河边上，望着流水与天空，痴痴呆呆地遐想。其次，水是干净的。造物主造水，我想就是让它来净化这个世界的。水边人家是干净的，水边之人是干净的，我总在想，一个缺水的地方，是很难干净的。只要有了水，你没法不干净，因为你面对水再肮脏，就会感到不安，甚至会感到羞耻。春水、夏水、秋水、冬水，一年四季，水都是干净的。我

之所以不肯将肮脏之意象、肮脏之辞藻、肮脏之境界带进我的作品，可能与水在冥冥之中对我的影响有关。我的作品有一种“洁癖”。再其次，是水的弹性。我想，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水更具弹性的事物了。遇圆则圆，遇方则方，它是最容易被塑造的。水是一种很有修养的事物。我的处世方式与美学态度里，肯定都有水的影子。水的渗透力，也是世界任何一种物质不可比拟的。风与微尘能通过细小的空隙，而水则能通过更为细小的空隙。如果一个物体连水都无法渗透的话，那么它是天衣无缝了。建一座大楼，最揪心的莫过于防水了。谁家跑水，全楼人都紧张。水之细，对我写小说很有启发。小说要的就是这种无孔不入的细劲儿。水也是我小说的一个永恒的题材与主题。对水，我一辈子心存感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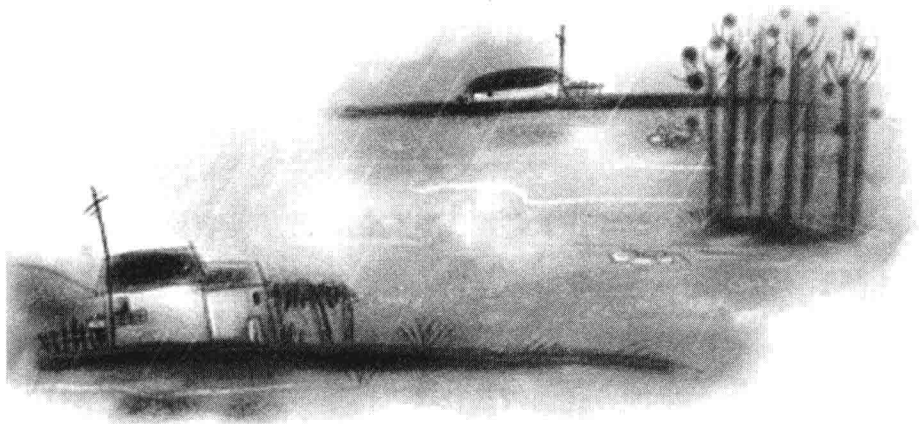
我的作品的长处与短处，大概都在水。因为水——河流之水而不是大海之水，我与我的作品，似乎缺少足够的冷峻与悲壮的气质，缺乏严峻的山一样的沉重。容易伤感，容易软弱，不能长久地仇恨。水的功能之一，就是将具有浓度的东西进行稀释，将许多东西流走，或是洗刷掉。大约在四十岁之前，我还一直没有觉得世界上有坏人、很坏很坏的坏人。我对人只是生气，而很难达到仇恨的程度。即使生气，也绝不会生气很久，就更谈不上生气

一辈子了。时间一久，那个被我生气的人或事，就会慢慢地模糊起来，一切都会慢慢地变得光溜溜起来。一个人没有仇恨，不能记仇，这对于创作是十分有害的，它影响到了他对人性的认识深度与作品的深度。仇恨是文学的力量，不能仇恨与不能爱一样是一件糟糕的事情。由仇恨而上升至人道主义的爱，才是有分量的。我一直不满意我的悲悯情怀的重量。但，一个人做人做事都必须限定自己。不能为了取消自己的短处而同时也牺牲了自己的长处。换一种角度来看，“短处”之说也未必准确。

作为生命，在我理解，原本应该是水的构成。

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湿润的空间。现如今，我虽然生活在都市，但那个空间却永恒地留存在了我的记忆中。每当我开始写作，我的幻觉就立即被激活：或波光粼粼，或流水淙淙，一片水光。我必须在这样的情景中写作，一旦这样的情景不再，我就成了一条岸上的鱼。水养育着我的灵魂，也养育着我的文字。

注：本文是曹文轩先生在第六届德国柏林国际文学节上的发言



## 为什么要读曹文轩

安武林

为什么要读曹文轩？是一个滑稽而又肤浅的问题。但我们生活在一个嘈杂而又肤浅的世界里，我们很少去思考日常行为中简单事件里所包含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我们对自己阅读的某一本书或者说某一个作家这样发问和审视是完全有必要的。卡尔维诺曾经写过一篇很短的文章《为什么要读经典》，它包含和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读曹文轩的部分问题。因为曹文轩的作品都是经典和具有经典性质的作品，阅读经典和经典阅读会让我们的心灵和精神变得丰富而又强大。

一个人从小开始阅读的时候，应该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就如同盖一座楼房而必须要打好地基一样。否则，我们会花费一生的时间来纠正自己。我常常想起童年时代阅读第一本书时的热情和感动，这种印象始终挥之不去并让人懊悔不已。因为，那并不是一本好书。在那些无书可



读和无人引导的年代，人是别无选择的。假如能有所选择的话，我一定会选一本好书来读。曹文轩的书是经典和具有经典性质的书，所以我们要读曹文轩。

曹文轩的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尽管我不喜欢功利性的阅读，但我还是想说任何一部经典的作品都能给我们一些高尚的东西和一些功利性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和家长更喜欢让孩子们选择曹文轩。优美、优雅、高尚、悲悯、宽容、大度、正义、拼搏、勇气、希望、苦难……曹文轩的作品所包含的关键词以及这些关键词中所包含的意义几乎超过了任何一个作家。我相信我们在使用功利一词的时候，是从现实性基础之上出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功利有什么不好的呢？曹文轩是一个喜欢阅读经典的人，他阅读和他写作的方式很多时候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能读出曹文轩很多真实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就像魔方会为我们拼出一个完整的曹文轩的形象。

一本书应该给人传承很多东西，人生的、社会的、心理的、人格的、常识的、经验的，如果它能告诉人的东西越多，那就说明这本书的价值就越大。曹文轩的书似乎都是这样的，童年生活的经验以及他对生活的感恩态度，对故乡对亲人的大爱，对文学技巧娴熟的把握以及对小说美学上的深悟，还有那一份给人性深刻的关怀以及永远给我

们力量和勇气的优美文字，让我们在享受文学的同时，还可以获得诗意的滋润以及自然的滋养。我相信曹文轩具有画家的眼睛，具有诗人的激情，具有小说家的洞察力，还具有哲学家的思辨力，当一个人拥有如此众多的赞誉的时候，他的小说不能不说是一道丰盛的精神大餐。

曹文轩的作品毫无疑问在这个时代和未来的时代都会留下重重的一笔，当我们的目光掠过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的敬仰之情犹如我们触摸那些历史的圣迹一样不能不真诚地为之挥洒，但我们所获得的文学经验和阅读经验会告诉我们：他的作品是值得一读再读并细细玩味的。

- 狗牙雨 / 1  
水薄荷 / 44  
太阳熄灭了 / 141

## 附录

- 敲敲安武林的解读之门 / 陈巧莉 / 233  
我的作品 / 曹文轩 / 241  
童年的阅读经验 / 安武林 / 245



## 狗牙雨

### 1

杜元潮是五岁那年来到——准确一点儿地说，是漂到油麻地的。

也是在秋天，他和父亲杜少岩凭借一块厚大的棺材盖，随着洪水的奔流，在大水上漂行了两个白天一个黑夜。坐在棺材盖上，他一直模模糊糊地记得母亲被洪水卷走的情景：母亲徒劳地挥舞着双手，最后，一团黑发像马尾在浪花上悠悠一甩，就永远地消失了。父亲杜少岩是怎么抓到这块棺材盖的，又是怎样将杜元潮放到棺材盖上面的，事后，再也没有回忆得起来。漂了一天一夜之后，大水已经不再那么湍急，天空甚至阳光灿烂。杜元潮光屁股坐在棺材盖上面，小鸡鸡缩成白果大小。父亲杜少岩则双手抓住棺材盖的边缘浸泡于水中。杜元潮不住地问父亲：“我们什么时候到家？”杜少岩环顾四周，只见水天一色，竟无一块陆地，但还是很轻松地说：“乖儿子，我们快到家了。”杜元潮并不特别恐惧，只是有点儿紧张。时间一长，连这点儿紧张也消失了，觉得自己是在一张大床上，坐腻

了，竟然还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在棺材盖上来回走一走，甚至淘气地走到棺材盖的边缘吓唬一下杜少岩。杜少岩就有点儿吃惊地喊着：“儿子！儿子！”

这天，杜家父子与他们的棺材盖在油麻地大堤外停住了——河滩上一架没有被大水完全淹没的风车，将他们拦下了。杜少岩将杜元潮转移到平稳牢靠的风车顶上之后，自己也爬到了风车顶上。那块值得杜元潮一生记忆的棺材盖，在杜少岩一松手之后，稍作停留，便随水而去。

杜少岩已有几天未能直立身体，爬上车顶之后的第一个欲望就是站起身来。他摇晃着，慢慢地站起，这时，他的目光越过了大堤，看到了大堤内的油麻地镇——一个规模很大的镇子。当时阳光倾盆，投射在水面上，使这个镇子的四周金光万道。他将杜元潮抱起，很熟练地让杜元潮骑在脖子上。杜元潮看见了镇子，看见了炊烟，看见了牛羊，高兴得用脚后跟猛地踢打杜少岩的胸脯，两只小手在空中乱舞，并哇哇乱叫。

这是杜家父子的港湾。

大堤上，有几十架水车正在往大堤外车水。踩水车的都是一些汉子，骄阳下，赤身裸体，汗浸浸、油亮亮的躯体，在阳光下犹如金属，光芒闪烁。随着身体的摇晃，裤裆里的家伙，大小不一，长短有别，但一律犹如钟摆。其中一个，忽地看到了风车顶上的杜家父子，就用一只小船将他们救到了岸上。

## 2

大水退去之后，杜少岩没有领着杜元潮寻找失落的家园，却很安心地在油麻地住下了。这里土地肥沃，是一块富庶之地，并且油麻地的人似乎也不讨厌他们在这里落脚扎根。他们没有土地，也无钱购买土地，但杜少岩的体力、本分、忠厚与老实，被油麻地的大地主程瑶田看上了，收他做了长工，且一并收留了整天光着屁股的杜元潮。

程瑶田有房屋四十余间，有良田五百余亩，有风车八部，有大船五艘，有耕牛十头，程家的财富，别说是在油麻地，即使在方圆十八里地内，也算是数一数二了。收留一两个人，对于程家而言，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况且，杜少岩也不会白吃白喝他程家的。这样做，还满足了程瑶田一番慈悲菩萨心肠。

当杜少岩搀着杜元潮第一回走进程家大院时，因大院深深，那房屋一进一进的似不见底，心里不免有点儿发虚，两腿竟然哆嗦不已。杜元潮则十分的害怕，瞪着眼睛，赖着瘦削的小屁股，死活不肯跟随杜少岩跨过那道高高的深红色门槛。

管家范烟户还正年轻，眉清目秀。他本是一个识字人，肚里装得不少诗词小曲和一些陈年戏文，高兴时还爱有板有眼地哼唱几句，人看上去很风雅。他穿着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的长

衫，很有风采地站在院中，用同样干干净净的手招呼着杜少岩：“进来吧，进来吧，主人还等在那儿有话要对你说呢。”

杜少岩用力一扯，将杜元潮扯进了门槛。

程瑶田端坐在一张显得有点儿笨重的黄花梨木透雕靠背圈椅上。见了杜家父子，他竟然微微起身相迎。杜少岩在干干净净的青砖地上跪下了，并将杜元潮硬扯着也跪了下来。程瑶田连忙摆手：“别！别！”但身无分文、衣衫褴褛的杜少岩却坚持着跪在地上，这倒让程瑶田显得有点儿不安，示意范烟户将杜少岩父子拉起来。范烟户连忙过来，嘴里连连说道：“起身起身。”将杜少岩从地上拉了起来。杜少岩一时忘记了依然还跪在地上的杜元潮。程瑶田见杜元潮两眼骨碌骨碌地乱转，却又怯生生的样子，一丝怜爱掠过心头，抬抬手：“起来，孩子。”范烟户走过来，拍了拍杜元潮的脑袋，说道：“这孩子倒也乖巧。”将他从地上也拉了起来。

在程瑶田向杜少岩问话时，杜元潮一直藏在杜少岩的身后，将一只眼睛从父亲的屁股旁悄悄探露出来，打量着眼前的一切。

奶妈炳嫂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从东厢房里走出。这小女孩一眼就看到了杜元潮，两粒黑晶晶的眼珠便像两只落在青枝上的小鸟，落在了杜元潮的脸上。炳嫂在走动，但她怀里的这个小女孩却转动着脑袋，一直看着杜元潮。她不笑，也不哭，略带一点儿羞涩和怯意。这个小女孩长得极为清秀，头发不

算浓密，偏稀，并微微发黄，衬得她格外的清秀。她抱着炳嫂的脖子，侧着脸，明眸如星，两点清纯的亮光，无声地闪烁。

杜元潮在炳嫂掀开门帘的那一刻，也一眼看到了这个小女孩，更向父亲的屁股后面躲去，但目光却再也没有从小女孩的脸上挪开。

大人们注意到了这两个孩子的无声对望，有片刻的工夫，停止了说话。

小女孩忽然抱紧了炳嫂的脖子，并将脸藏到了炳嫂的脸旁。

杜元潮用手紧紧揪住父亲的裤子，却还在望着那个小女孩。

小女孩的脸在炳嫂的脸旁藏了那么一会儿，到底又掉过头来望着杜元潮。

这回是杜元潮把脸彻底地藏到了父亲的屁股后面。

小女孩歪着脑袋，追望着。

终于，杜元潮又探出了脑袋。

程瑶田说：“炳嫂，将采芹放到地上吧。”又朝杜元潮招招手，“过来。”

杜元潮不肯过来。

杜少岩的大手硬将杜元潮从屁股后面拽了出来：“这孩子就知道害臊。”随即将他向前推了两步，“老爷叫你呢。”

杜元潮又重新退了回来。



这时炳嫂已将采芹放到地上：“这孩子整天要人抱，是不肯下地的。”

程瑶田对杜少岩说：“这是我的女儿。”然后微微俯身，拍了拍采芹的后脑勺，“从今天起，你有一个小哥哥了。”又对炳嫂说：“带两个孩子到外面去玩吧。”

炳嫂就一手搀着采芹，一手搀着杜元潮往外走。杜元潮只是回头望了望杜少岩，就跟着走了。

等杜少岩从程瑶田那里一一领下了交代与嘱咐走出程家大院时，杜元潮与程采芹已在大树下追逐玩耍了，树下竟飘扬着两个小儿女的咯咯咯的笑声。

从这天起，杜少岩将照料程家八部风车，他将带着杜元潮住在程家后院的一间空着的屋里，将与程家上上下下十几个用人一起在程家的大厨房里用餐，从此，他就是一个每年年底可以从程家账房领取工钱的长工了。

杜少岩走出门后，程瑶田对范烟户说：“给他几个钱，让他扯丈把布，请裁缝给那孩子做几件衣服。”

杜少岩出了程家大院，没有惊动两个正在玩耍的孩子，而是坐在树下的磨盘上，回头望着程家大院，这时他才看清程家大院里一进一进的房屋。那些房屋皆由青砖青瓦砌成，一派的沉静与祥和。